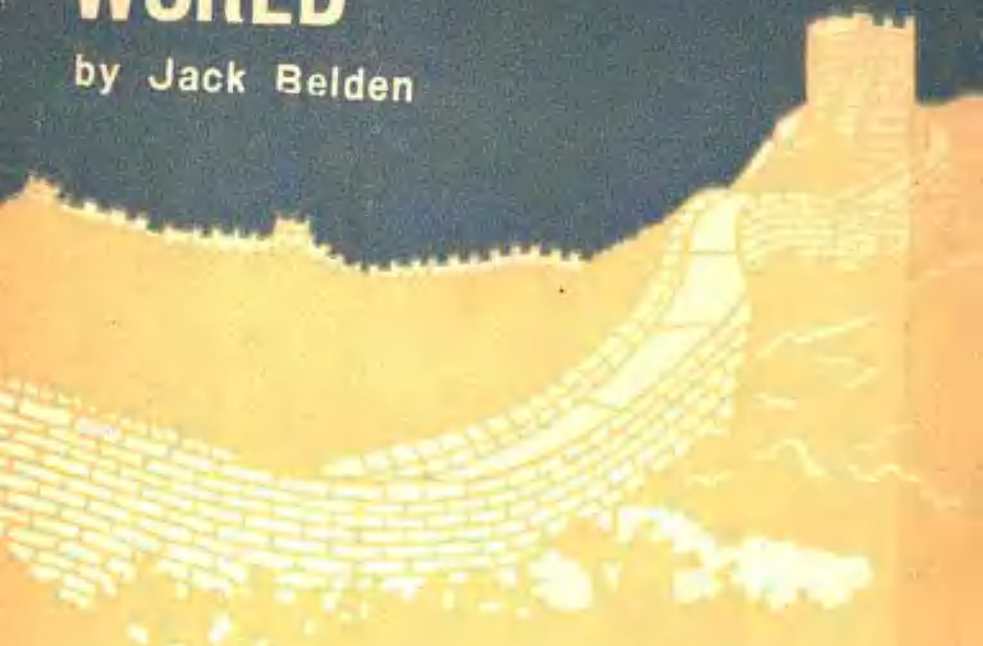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y Jack Belden



咆哮長城

(美) 賈克·貝爾登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印行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y Jack Belden

咆哮長城

(美國)賈克·貝爾登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作者簡介：

賈克·貝爾登(Jack Belden)是美國著名記者，曾任美國合衆社、國際新聞社、倫敦每日郵報、倫敦每日先驅報及美國時代雜誌、生活雜誌記者。他在中國停留甚久、會說中國話，作為美國一個無黨無派的記者，他的觀察和描寫是頗為不偏不倚的。

本書原名《中國震撼着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五十年代在英美兩國分別出版，哄動了整個西方，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中銷了六版。

咆哮長城

賈克·貝爾登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英皇道416號638室 電話：5·633665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船街三十八號
永美製本公司裝訂	香港七姊妹道十六號
書號 A12 開本 大 1/32 頁數 280	
一九七八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港幣十元正

目錄

第一章 進入中國解放區

一、前言·····	一
二、戰爭開始·····	四
三、中國、一九四七年·····	九
四、和聯總同行·····	一三
五、進入解放區·····	一八

第二章 越過大平原

六、消失在大雪中·····	二五
七、吃地主的肉·····	三二
八、旅伴·····	四二

第三章 一支軍隊的產生

九、中國的政治委員·····	五四
----------------	----

一〇、一個根據地的建立	六一
一一、建立抗日力量	六四
一二、殺光、燒光、搶光	六九
一三、飢荒、蝗災、打倒菩薩	七五

第四章 政府的誕生

一四、一位教授的反省	八六
一五、邊區政府	九六
一六、農村中的民主	一〇二
一七、趙樹理	一〇九

第五章 邊區的社會

一八、死亡和捐稅	一二〇
一九、解放區中的賦稅	一二四
二〇、月光下辦銀行	一三〇
二一、鷄毛、驢車、電話線	一三六
二二、教室中的階級社會	一四二
二三、勞動和生產	一五四

二四、他們生活得好些嗎.....	一六三
------------------	-----

第六章 革命的前奏

二五、中國發展中的矛盾.....	一六九
二六、土地問題.....	一八二

第七章 土地和革命

二七、農民說話了.....	一九七
二八、奴隸的反抗.....	二〇二
二九、陰謀和反陰謀.....	二〇八
三〇、石牆村.....	二一四
三一、暗殺、下毒、美人計.....	二三五
三二、土地、戰爭、革命.....	二四九

第八章 到游擊區

三三、途中.....	二五四
三四、婦女節.....	二五八
三五、女游擊隊員.....	二六四

第一章 進入中國解放區

一·前言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蔣介石必定是感到非常滿意了。

將他打得無法招架的日軍，不經戰鬥而向他投降了。各西方國家也交還了條約中規定的商埠特權，承認中國是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承認蔣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在他本國的同胞中間，蔣的地位似乎更加穩固。在他的指揮之下，他有着一支四百萬人的陸軍，其中的三十九個師是美國人訓練而擁有美式配備的；他有任何亞洲大陸國家所從來未有的大空軍，他幾乎已把所有曾經反對過他的軍閥或政客都拘禁起來或制服了。對他職權唯一可能的反抗是一羣共產黨游擊隊，他們在八年前曾被他們圍困在西北貧瘠的黃土峯洞地帶中。

這位中國的獨裁者，從他戰時的藏身處重慶出來，勝利地回到他的首都南京，準備再去統治四萬五千萬人民。這一點事實上似乎也絲毫不成問題。在表面上，蔣介石好像是過去兩世紀中國歷史中最有權力的統治者了。

不到四年之後，當我寫着這幾句話時，蔣的前途有了一個急劇的轉變。他已逃離他的首

都，躲藏在他的家鄉（那時他還沒有到台灣——譯者），他政府的行政院長恬不知恥地要求美國恢復不平等條約，在中國設立軍事基地，他的妻子已跑到美國來哀求美國官員們挽救那破碎的命運，或者，最後就是挽救她丈夫的性命。

同時，就是這些被人輕視的共產黨游擊隊已解放了東北和華北的全部，佔領了中國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渡過了有決定作用的長江，準備解放全國，不僅要摧毀蔣介石二十年的統治，和西方國家在東方的百年統治，並且要摧毀已在中國存在二千餘年而沒有什麼變更的生活方式。

正如俄國的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巨大的副產品，中國的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副產品。

你在歷史上將很難找到這類急劇的轉變——特別是如果你記得，這轉變牽涉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你也找不到許多能預見中國內戰這種戲劇性轉變的人。

當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回到中國時，我發覺在外籍的觀察家中，對於蔣和他二十年來的敵人之間的戰爭結果，有三種普遍的意見。

一小羣西方國家的軍人相信，蔣介石將在一年內擊潰共黨，逼迫他們投降，或者是消滅他們。一羣人數甚至還要少的人（被認為非常激烈而有些左傾的）則相信，如果沒有外力的干涉，戰事將延續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但極大多數人的意見，却認為雖然蔣不能把共產黨徹底消滅，然而却能把他們趕入山中，打開鐵路交通，重新把國家統一起來，對於

他的統治將無人能與之爭持。

從以後發生的事情看來，必須認為這些看法是見識不夠。不能看到許多極普通的平民的內心。

這似乎完全是老生常談，用不着再加說明。但即在今日，當中共在各處戰勝蔣介石的時候，這種巨大事件的原因不是被誤解了，就是被故意歪曲了。例如，我們看到許多地位很高的人如美國前任大使蒲立特，眾議員裘德、陳納德將軍、亞爾佛萊·倫頓，以及一羣在蔣介石棺材邊悽慘哀悼的怪客，對你這種使他們大感遺憾的狀態歸咎於馬歇爾政策的錯誤，蘇聯的陰謀，共產黨的宣傳，以及其他各種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原因。這些中國通們向左看向右看，恐怕地抬頭望天，但從不同情地向下看，他們發覺了蔣介石失敗的各種各樣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却是除外——那就是中國的革命。使一度曾是中國驕傲的獨裁者陷於破滅境地，如此改變了東方各種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使世界歷史可能將因此而全然改觀，這奇蹟並非他物，而是中國的革命。

這巨大的事件並非一夜之間發生的，它還在繼續進行中。

中國革命的前提，正如其他任何巨大的社會革命一樣，是：一、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它已病入膏肓，無法解決國家的各種緊急問題，供給人民生活上的需求。二、極大多數人民對現存政權深惡痛絕，再加上心中存在着一種革命情緒。三、統治集團中存在着不可救藥的矛盾，這集團已喪失了全部創造力，喪失了能使社會得到出路的信心。四、一個新的集團或

政黨，它能利用上述各種因素以取得對社會的控制，實施它自己挽救這社會的綱領。

所有這些因素造成了中國的革命，這種過程還正在進行中。無疑的，必須在形成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去尋求中國革命的主要綫索。西方勢力的滲入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而幾乎所有以前受到重視的對生活的觀念都破滅了，這造成了中國社會中各階級衝突，引致了對革命的需要。

然而需要和可能之間，是有一道鴻溝的。一百年來，用革命來改變中國社會的需要一向是非常迫切的。但革命從未成功，簡單說來，因為外國的帝國主義實在是太强大了，它們不准中國人民去控制自己的命運。第二次大戰造成了遠東各帝國主義中最危險最强大的日本的失敗，加上西歐帝國主義的削弱，這使中國革命成為可能，並使它轉入一個新方向。

二．戰爭開始

當中國的內戰在一九四六年開始時，我正在美國，像其他許多人一樣，設法整頓那被好幾年來的戰爭所徹底搞亂了的生活。我離開中國已有四年，在我離開的時期中，那個國家中雖然已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但一件事却没有改變，那裏沒有和平。對日本的敵對行動一結束，中國人民立即投入了一個內戰之中，這比之他們過去四千年苦惱的歷史中任何鬥爭，是更加無可比擬地巨大，更加猛烈地令人興奮，更加異乎尋常地重要。

一個本來公認為愛好和平的民族，平安地經過了一種野蠻的外國侵入的鍛鍊，結果竟自

已互相的拚個你死我活，粗粗一看，這是極可令人驚駭的。在中國的心臟，長城內外，激戰着的蔣軍和共軍經過馬歇爾調停而達成的短期休戰後，在一九四六年又打起來了，其猛烈的程度是在對日戰爭中極少見的。

對於這驚心動魄現象，各種不同的人用各種不同的原因來說明。「中國通」們說內戰的發生是由於中國野蠻的天性，他們沒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而中國問題的「新手」們則歸咎於蔣政府的腐敗，及中共不肯妥協地硬要奪取政權。中國的學生們發覺，原因在於蔣介石的特務殺害他們主張和平的教授；中國的知識份子發現，這在於美國把軍火倒入蔣介石的戰爭機器中；前任大使蒲立特歸咎於雅爾達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羅斯福總統邀請斯大林進入東北，並參加對日戰爭。這一切由於私人的成見提出的原因，或許可使提出這種理由的人滿意，但從歷史事實看來，這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只舉一個例——雅爾達會議。如果我們相信蒲立特先生的邏輯，假定羅斯福總統沒有邀請斯大林到東北和日軍作戰，蔣介石就可完整地控制中國的全部，使共產黨力量極為衰弱，他們若非不敢抵抗中國這位獨裁者，就是在幾個月之內被消滅。這種邏輯當然是漠視了一個事實，即共產黨已和蔣介石打了二十年仗，始終沒有被消滅，再者，他們和日軍打了八年，非但不像蔣那樣變得更弱，實際上反而更加強大了。如果要尋求原因，更重要的事實是，自從西方國家打開了東方的大門，在這古老的孔夫子社會中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直到今天他們還是沒有解決的矛盾，從那時起，戰爭一直在進行着。英國人帶來的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

爭，太平天國的二十年血戰，同族的起義，西方國家的洗劫北京，義和團起義，中國人民革命戰爭，自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帝國的革命以來，中國從未有過一年和平。

因此，當我坐在美國注視着中國又一次內戰的展開時，我並不過份驚異，但我感到傷心，因為我是熱愛中國人民的。這次戰爭的悲劇是，許多中國人都反對打，不僅是普通羣衆，甚至若干蔣介石的舊部屬和國民黨的老黨員都反對。當然，後面這些人的反對是頗爲裝腔作勢的。和平呼喊得極響的是民主人士者。在馬歇爾調停休戰期間，這些民主人士的反戰特別強烈，那時一批教授們想站起來反對國民黨中的右派，這右派是中國反對和平主張全面內戰最積極的力量。對於鎮壓中國知識份子情形最生動的描寫，來自一個出乎你意料的處所。我是指一位加拿大傳教士文幼章博士的著作，他在中國住了二十年，做過蔣介石的社會問題顧問，又做過宋美齡的秘書。一九四七年，文幼章離開中國，不久就發表他離華的原因。他寫道：

「蔣介石不想遵守他的諾言，正在準備全面內戰，這種跡象各方面都在增加。那時他急欲使民主人士不再呼籲反戰……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六月，正在撕毀馬歇爾停戰協定而發動全面內戰前夕，他的特務受命悍然暗殺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的十二位教授（這羣中國教授，有些是在美國受教育，積極倡導成立一個聯合政府）。

第一個，李公樸教授在街上被射殺。四天後，一位著名的國學家聞一多，在離開一個集會時被刺。」

李公樸和聞一多的被刺使我大爲震驚，因爲這兩人都認識，他們是很好的。但正像所有中國的民主人士者一樣，他們沒有武器軍隊，他們幾乎是完全無能爲力的。或許這說明了，爲什麼中國其他擁有武器的零星集團拒絕向蔣介石繳槍。

在抗日戰爭結束時，南京政府叫解放軍放下武器，然而非但解放軍繼續武裝着，並且成千成萬和中共聯盟反對蔣介石的農民和學生，也緊握武器，準備抵禦蔣介石軍隊對他們地方區域所作的任何侵入。爲什麼！什麼堅決的力量，驅使這些非共產黨人去支持被中國正式政府列入黑名單的盟友？他們是否的確認爲，當日本人退出後，中國人民應當支持共產黨而反對兵精械利的蔣介石？即使他們恐怕蔣會奪去若干他們在痛苦的游擊戰中所贏得的自由，如果他們不放棄不切實際的對盟友的忠義，跟着蔣介石碰碰運氣，豈不是勝於和共產黨站在一起的自殺行動？

因爲在那時，反對蔣介石的確就似乎是自殺，蔣介石的軍隊比解放軍大四倍，大砲、機關槍、步槍多的倍數也是如此。再者，他有空軍、鐵路、砲艦和汽車運輸，而解放軍則沒有。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肥沃的土地上，蔣的經濟力量，是相對地雄厚；他掌握着所有的大城市，在瀋陽、上海和漢口，有着最大的兵工廠。解放軍則被孤立在中國比較貧瘠的一個地區，沒有任何相當規模的城市，只有在山谷中有一點原始的軍火工業。還有，蔣幾乎掌握着全部海岸，可與外國貿易，外國承認他是中國合法政府的元首，而中共却被封鎖在內地，在原始的村落之間用腳踏車和騾車進行貿易。無疑的，蔣的戰爭機器形勢是優越得多。

甚至持懷疑態度的「中國通」們，也覺得比之抗日戰爭前，當蔣是中國無可爭議的統治者時，現在他的戰爭機器是有力得多了。我在美國收到上海美國商人寫來的信，他們說，美國已使蔣介石的軍隊改變了，較之我四年前所知的腐敗情形，現在的已是大不相同。訓練好，紀律好，配備好，士氣高漲。「共軍沒有獲勝機會，」一個美國商人寫道：「戰爭將在幾星期內結束。」

我會和蔣介石六十個軍以上的部隊相處過，所以對於這消息我頗感懷疑。但報上所登載的中國戰事，似乎證明我朋友是對的，蔣到處獲勝。得到美國軍艦和飛機的幫助後，他迅速地把他最精銳的部隊調到了華北和東北的各大城市中，解放軍的游擊隊只能城外活動。一個國民黨軍官說：「共軍不過是嬰兒；他們不懂打仗。」蔣的高級軍官們宣稱：「戰事將在三個月結束。」美國的報章雜誌反映了這種情緒，由於沒有其他消息從中國傳來，很難使人相信共產黨會有成功地抵抗的機會，更不必說贏得戰爭了。

到一九四六年中，朋友們開始告訴我，一個令人驚訝的局勢正在華北發展着——這種局勢後來終究成為蔣介石的連續失敗，和中國社會的整個改變。

這些消息雖然並不很明確，但其中包括若干顯著之點。解放軍被蔣介石驅退了，他們不堅守而決戰，放棄了一切大城市，鐵路據點和要塞，然而不僅像抗日戰爭時那樣，在蔣的後方建立游擊根據地，還在鄉村中到處擴張，逐漸孤立蔣軍。結果，雖然蔣繼續在取得勝利，他的進展慢下來了，戰爭似乎勢將長期化。面臨着這種黯淡的前途，蔣的將軍們暗中想設法

停戰，他們認為這事只能用政治方式解決。在那時候，千百學生受到蔣對知識份子的迫害，跑到了共產黨一邊去領導農民。更加令人驚異的，工商界人士被繁重的捐稅壓倒，有些人則因蔣的所謂國營計劃而失去了他們的工廠，他們對國民政府憤恨已極。

美國報上關於這個革命一個字也不提。這似乎是極難置信的。在我們（指美國——譯者）政府官員、特別調查員或中國通的發言中，也絲毫不涉及這個事情，我懷疑，如果不知道共產黨怎樣對待他們區域中的人民，怎麼能希望去了解中國的事件？答案是他們無法知道。不僅是新聞，就是美國的政策似乎也完全以虛假的前提為根據。

我知道，要懂得一些這個革命，惟一的辦法就是到那邊去，我自己藉口說，在中國，生活很不舒適，這是真的，而且我對戰事已完全厭膩了，這也是真的。於是我想到了千萬萬在中國內戰中犧牲的生命，想到為爭取和平而被殺害的李公樸和聞一多，想到走上革命的苦痛道路的千百萬農民。爲了要知道這戰爭和革命的情況，而犧牲一種舒適的外國生活，難道還有更值得的事麼？

在這種莊嚴的心情下，我收拾了行裝，向我的妻子道別，乘船到中國去。

二．中國，一九四七年

在一個外國上岸時，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沒有護照的。但我在中國上岸，並沒有人要我出示美國護照，這並非一次——而是兩次，我並不是說，在這種事件中，有什麼值得誇口的地

方，但這足可表示遠東的一般情況。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時我沒有護照。當時我是「約翰遜總統號」輪船的一個上等水手，那是一艘舊船，一九〇四年造的，甲板是木質的，會漏水。我袋裏只有一角錢，然而那時只有廿三歲，有着一個羅曼諦克的性情。我在香港上船，決心看一看東方。我預定停留兩個星期，但發覺了這國家的好處，我停留了九年。

第二次我的確有一張護照，但我從來沒有用過它。在橫越太平洋的苦惱的四十二天旅程之後，我們停泊塘沽，那是天津的骯髒的外港。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國的貨幣正像溫度一樣，在迅速的跌落，因此一般人民既冷且飢，因為無法以沒有什麼價值的紙幣去換燃料或食物。所以，當一個態度和藹的海關關員乘艇上了我們的船，宣稱他不能讓我們上岸，因為這是犯規的，同時却又明白告訴我們，他有許多兒女，他不忍讓他們挨餓時，我們並不感到驚奇。他的故事很長，但並不是中國慣常的旁敲側擊，所以我們很快就懂了他的意思。當他看到我們非常明白後，他的態度改變了，他粗暴地要我那件皮夾克（他沒有得到）。他又向我們船上一位乘客要二百元美金和一隻金手錶（他得到了），這位乘客帶着許多桶顏料，那個關員估價為一千美元（其實我相信，在顏料缺乏的天津市面上，這些顏料實際上值一萬五千元）。於是這位七位兒女的父親不拘形迹地忘却了他的海關規程，讓我們在一個空曠的華北田野中上了岸，在那裏，我們和他雙方都不必經受任何海關或移民手續的麻煩。

這是我離開了四年之後再回到中國的實況，其中絲毫沒有誇張；這事首次向我指明，蔣

介石的官員們和以前一模一樣，仍舊是貪污的能手。

我們運氣還好，露宿在那裏的一批美軍憐憫我們的遭遇，把我們帶到他們在塘沽的司令部去。如果我沒有記錯，那裏有一連美軍看守着一大堆軍火，這些軍火四散在田野中間，正是在共產黨民兵區的心臟。這些美軍很想家，心中極感不快，相信自己已受到一種他們並不贊同的美國政策的愚弄。從一件事實上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擔心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幾個月前，當他們正要離開中國時，共產黨的民兵相信這批軍火將交給蔣介石，就攻擊這軍火堆，打傷了一些美國兵。美國當局覺得受了極大侮辱，宣稱這些軍火本來準備要丟在海裏的，民兵們既然如此鹵莽輕率，美國就要將軍火交給蔣介石了。這種打擊共產黨的方式騙不了誰，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不管怎樣美國總是會把軍火交給蔣介石的。

離開了在塘沽的思鄉的美軍，我經過天津到了北平，在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天進入北平城。在此以前，我最後一次看到北平那是在日本人的佔領之下，我於一九三七年和史迪威上校及他的家屬一同離開北平，史迪威那時正要回國向G-2報告，他和他們意見不合，因為他們不大相信他報告中所說日本的威脅正在日漸增大，以及援助中國的需要。

這一切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提到這事，因為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剛剛投降之後，史迪威將軍還在沖繩，他要求中國准他到北平作最後一次的訪問，但蔣介石對舊怨懷恨在心，拒絕他赴華，史迪威就此回國，不久便死了，永沒有再看一下他如此地愛着的城市的機會。